

孙幼军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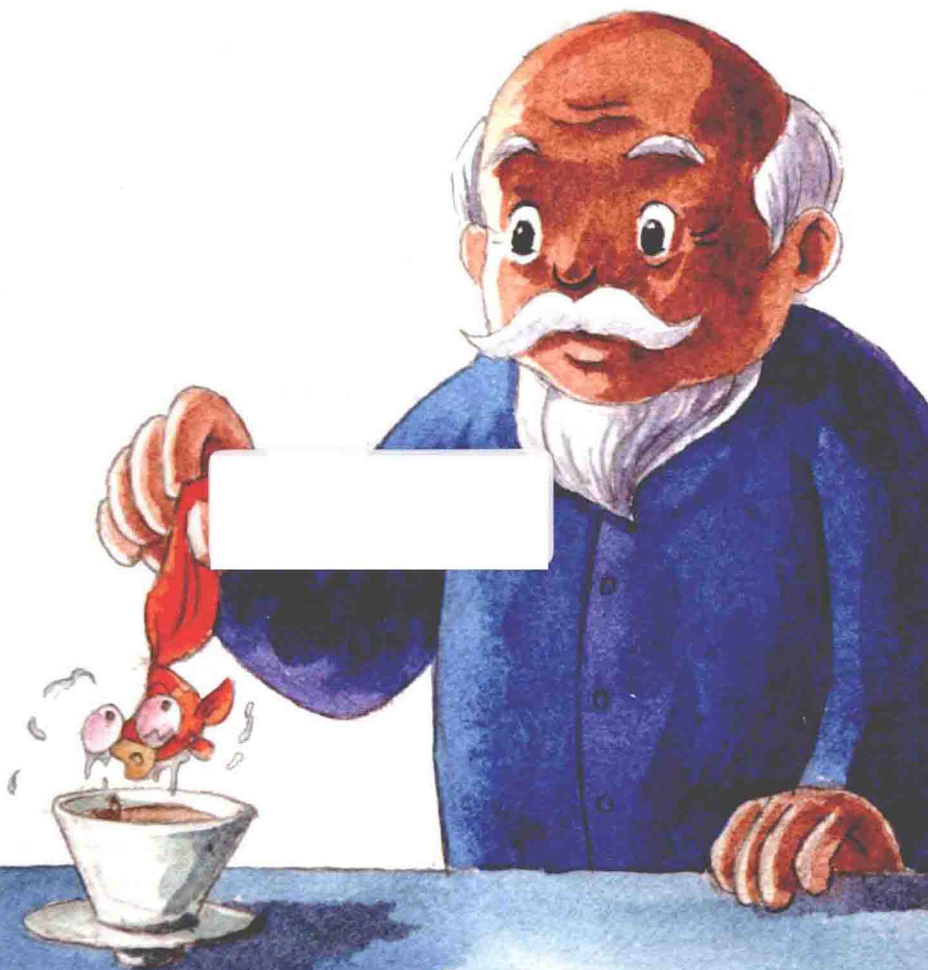


九色鹿·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

# 怪老头儿

guai laotou er

怪老头儿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孙幼军 著

九色鹿·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

# 怪老头儿

guai laotouer

主 编：徐 鲁

副主编：眉 睫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怪老头儿 / 孙幼军著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.

2015.1

(九色鹿·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 / 徐鲁主编)

ISBN 978-7-305-14030-3

I. ①怪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  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8923 号

出版发行 / 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/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/ 210093

出 版 人 / 金鑫荣

丛书策划 / 石 磊

项目统筹 / 游安良

丛书主编 / 徐 鲁

副 主 编 / 眉 睫

从 书 名 / 九色鹿·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

书 名 / 怪老头儿

作 者 / 孙幼军

责任编辑 / 彭 涛 蔡冬青

编辑热线 / 025-83597572

装帧设计 / 陈泽新

照 排 / 零 零

印 刷 /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/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/11.25 字数/133 千

版 次 /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 S B N 978-7-305-14030-3

定 价 / 18.00 元

网 址 /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官方微博 /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
官方微信 / njupress

销售咨询热线 / 025-83594756

---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★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## 总序

徐鲁

江南三月，细密的雨声中，传递着温煦的杏花香气。这时候，应和着天边隐隐滚过的隆隆雷声，青青的楠竹林里也迎来了生机勃勃的爆笋时节。竹林爆笋，那真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生命景象！经过了漫长的冬天的默默积蓄，泥土下的幼笋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破土而出的力量。伴随着淅沥的春雨，迎着和煦的南风，应和着隆隆的春雷的呼唤，一株株粗壮的幼笋，仿佛在瞬间爆发出了一股伟力，奋力拱开了在泥土和腐叶下纠结交错的竹鞭，甚至哗的一声就顶开了压在地面上的巨大的顽石。像鸡雏顶破蛋壳，像幼蝉冲破蝉蜕，那一株株幼笋，是一种静谧的、绿色的生命力的爆发。它们从厚积的枯叶和泥土下脱颖而出，那一瞬间，它们似乎只有一个念头、一个目标：冲破束缚自己的箨壳，扩展开翅羽状的枝叶，向上，向上，再向上！这似乎已经不是在生长，分明更像是在飞翔……

——这是我刚刚写完的一篇散文中的一节。漫步在江南早春时节青青的楠竹林里，我也想到了我们的儿童文学。我甚至觉得，目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，与这春天的楠竹林生机勃勃的景象颇为相似。各种出版与传播通道的拓展与打开，给儿童文学作家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。只要你拥有生长的梦想和力量，这片土壤以及土壤之上的空气、雨水、微风和阳光，就是属于你的，属于每一株绿色的生命

的,正如白桦先生那句名诗所歌咏的:“阳光,谁也不能垄断”。

然而,创作上的空前活跃与繁盛,也使儿童文学的编辑和出版者们面临着新的考验。丰富的资源就像大自然里的春天,摆在人人面前,读者真正需求的是什么,也许只有少数细心的人才能知悉,而如何把最好的书送到最热爱它的读者手中,却永远是一个秘密。

“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,黄昏里挂起一盏灯?”把诗人郑愁予这句诗中的“诗人”二字换成“编辑”,其实也很恰切。最好的编辑出版人,不也是黄昏时分的点灯人,为在暗夜中行路的读者挂起温暖和明亮的灯盏,照耀着他们回家的小路吗?而且,面对着如此繁盛和泥沙俱下的创作资源,一个优秀的编辑出版人,必须具有披沙沥金的耐心、采铜铸鼎的本事和撒豆成兵的艺术。

眉睫君和游安良君,是近几年在少儿出版界纵横驰骋的两匹“黑马”,两个人都很年轻,富有开创和进取的力量与信心。前者的强项在编辑和学术,后者的强项在出版和发行。更重要的是,两个人都与童书出版结缘并历练了不短的时间,对童书出版拥有热爱和敬畏的情怀,也累积了不少的经验、智慧和资源。我相信,这样两股力量与智慧合在一起,必将为当下的童书出版带来一些新的作为。那么,这一套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们的代表作选本丛书,算是他们的“东风第一枝”,是第一次的“竹林爆笋”。

首先,从这套书的作者阵容看,无疑是一份极其华丽的名单。当下活跃在儿童文学界的老中青四代作家、读者们耳熟能详的名字,皆在其中,如任溶溶、葛翠琳、孙幼军、金波、任大星、张秋生、曹文轩、彭懿、黄蓓佳、刘先平、冰波、汤素兰、殷健灵……

其次,从这套书的书目来看,几乎每位作家都拿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、获奖作品,或是作家们自己偏爱和看重的个性作品,用“名篇荟萃”来形容,实不为过。如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《怪老头儿》《妖湖传说》《会唱歌

的画像《甜橙树》《野妹子》《我要做好孩子》《窗下的树皮小屋》《小巴掌童话》《中国孩子的梦》《驿马》……

第三，这套书在编选上，另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做法是，以作家最优秀的代表作品为基准，不拘泥于篇幅的长短和体裁的异同。有的作家的长篇作品也只是节选其最精华的章节，而给另一些中短篇杰作留出容纳的篇幅。有的作家在不同体裁形式里都有自己优秀的作品，则予以兼顾，尽可能在一本书中呈现出这位作家完整的创作风采。这种编选方法，在编辑艺术上的“含金量”最高，也最能体现编辑和出版者的眼光和功力，当然，编辑投入的心思也最多。

在这里，我想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。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时出版过一本《普希金作品选》（戈宝权译），就是这样编选的，长篇节选、中短篇，诗歌、散文和小说，都在其中，直至今日，这本书仍然是我阅读普希金的一个“宝典”般的选本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80年代也编辑出版过一套方形开本的儿童文学名家作品选本，有《叶圣陶作品选》《冰心作品选》《张天翼作品选》《柯岩作品选》《管桦作品选》《葛翠琳作品选》《孙幼军作品选》《袁鹰作品选》等等，这些选本也是采用了这种长短不拘、体裁不一，只以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为基准的编法。所以，这套书三十多年来也一直为我所珍爱。老一辈的编辑出版家其实早就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范本，可惜的是，今天愿意这么去效仿的编辑越来越少了。很多编辑是怎么省事、怎么简单怎么来，以至于许多作家最终被“选来选去”的，全是浮在大家眼前的那么一两篇作品，好像这位作家就只写过这么一两篇作品似的。

儿童文学事业，无论是创作、编辑、出版、传播，都应该是纯净、精美、细致和仁爱的。这是天使和圣母般的事业。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，是真善美的文学。冰心老人生前曾告诫我们：从事儿童文学事业，必须拥有一颗“慈母的心”。由叶圣陶、冰心、陈伯吹那一代儿童文学先驱所

创建和奠定的一些伟大和美好的儿童文学传统，正在一代代作家和出版家手中薪火相传。

“金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道路，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。当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一条，由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。”我曾经用弗罗斯特的这几句诗来形容过自己的儿童文学之路。其实，儿童文学也并非是一条人迹稀少的小路。世界上也没有渺小的体裁，而只有渺小的作家。借用一句伟人的话说：“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，但是将会默默地、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。”

还是回到江南青青的楠竹林里。在春天的楠竹林里徜徉，我也想到了中国一代代儿童文学家们的美好情怀：他们和四季的风霜雨雪一起，和一簇簇散发着药香的野菊花一起，和那些临冬的苦荞一起，和一道道永远流淌不尽的山泉一起，在各自的山坡和深谷间，以群体的追求、探索和进取之心，向着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和人世间，呈现着生命的欢乐、清新与美丽，呈现着对这份事业的忠诚、依恋和守护，不离不弃，无怨无悔。而透过早春三月楠竹林里的爆笋奇观，我还发现了一个来自泥土和自然的生命秘密：成熟的笋与竹，都将是金色的。

是为总序。

2014年早春时节，写于东湖畔

# CONTENTS 目录

九色鹿·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

- 怪老头儿 1
- 我的“代表” 9
- 炸糕和滑翔机 23
- 我最要好的朋友 36
- 钓鱼奇遇 47
- 海外异国志 78
- 门神 86
- 《门神》续篇 96
- 爸爸就是爸爸 109
- 变耗子始末记 123
- 神秘的眼睛 154
- 铁头的话 166



## 怪老头儿

我叫赵新新，也叫铁头，念五年级。你们要是读过《铁头飞侠传》，准认识我。不过，那本书读不读都没关系。如果你肚子疼，就是把那本书从头到尾念三遍，肚子照样儿疼。我现在讲的故事就不同啦，说不定你听了我的肚子疼是怎么治好的，也能学会治肚子疼。



那天下午我又肚子疼了，疼得直“哎哟”。吴老师说：“赵新新你回家吧，让李明送送你！”

就凭大侠铁头，肚子疼还得让人家送？我自己上了无轨电车。

电车里很挤。一个挺瘦、挺矮的老爷爷站在我身旁，使劲儿摇晃。他要扶上头的扶手，伸伸胳膊，够不着。他要扶椅背，椅背上已经有好几只手了。看老爷爷又咳嗽又喘，我对椅子上坐着的大哥哥说：“大哥哥，你让老爷爷坐坐，好吗？老爷爷年纪大……”

那个大哥哥斜了我一眼说：“凭什么？我也买票了，瞧见了没有？一块！想坐也成，让你爷爷给我一块钱！——我原本坐着，要是站着，



就得付出力气，付出劳动。付出劳动就应该给报酬，对不对？”

我兜儿里正好有一块钱，是打算给飞侠——就是我那只大猫买虾皮的。我一咬牙，把一块钱掏出来，给了那个大哥哥。

老爷爷坐下了，喘着气，嗓子眼儿还吱儿吱儿直响。老爷爷扭过头来说：“其实应该你坐，你肚子疼。”

上了车，我肚子疼好多了，既没“哎哟”，也没弯腰，他怎么知道我肚子疼？我觉得很奇怪：“您怎么知道我肚子疼？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我年纪大？”

两回事嘛！短发谢了顶，满嘴巴的胡楂子花白，脸跟核桃皮似的，怎么会看不出年纪大？

可是我没说话。没准儿老头儿不乐意人家说他年纪大。

到站了，我下了车。车立刻开走了。我向坐在车里的老爷爷招招手说：“再见！”

瘦老爷爷在窗口里朝我点点头，好像也说了句“再见”。

我走了几步，一抬头，看见那个瘦老爷爷站在前头等我。我吓了一跳：车明明开走了嘛！我口吃地说：“您……您是怎么下来的？”

“一迈腿就下来了。”瘦老爷爷说，“你干吗老是大惊小怪？你下车的时候不迈腿呀？不迈腿下得来吗？”

跟他讲不清楚。我只好说：“老爷爷有事吗？”

他说：“我不叫‘老爷爷’，我叫怪老头儿。你叫我‘怪老头儿’就成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多没礼貌啊！”

他说：“这跟礼貌没关系。好比你叫赵新新，我叫你赵新新，有什么不礼貌的？”

知道我肚子疼，还“一迈腿”就下来了，还知道我叫赵新新，怪透了！“怪老头儿”这名字对他挺合适。

“是这么着，”怪老头儿说，“除了脑袋长得大了点儿，小脖儿细了点儿，你这孩子还算不错！你跟我到家去，我满足你一个愿望。比方说，你想不想要一个带磁铁的新文具盒？再比方说，你至少应该要一包虾皮吧？不然，你回去拿什么给飞侠拌饭吃？”

他什么都知道，真是奇怪！不过，这回我听明白他的话了。我说：“帮您找个座儿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什么都不要！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不一定要什么东西。我是说‘满足你一个愿望’。什么愿望都可以，比方说，你想不想长出一对翅膀来，满天飞？”

这一句话可把我吸引住了。真能长出一对翅膀来，该有多美！我一定飞得高高的，让城里那些大楼看上去像积木一样……

可是我的肚子又疼起来了，疼得我直想蹲下。正飞在半天空，肚子这么一疼，那还不一头栽下来，把我摔成肉饼？眼下要说有愿望，那就是让我的肚子别再疼。

“我给你治好肚子怎么样？”怪老头儿说，“你这肚子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大夫说，因为不讲卫生，肚子里有蛔虫。我吃了好些药，那种粉红色的，像个小窝头，甜的。还有白药片儿，还有黄药面儿……总共吃了好几斤，虫子就是不愿意出来，老在肚子里闹。后来肚子再怎么疼，我妈也不让吃药了，怕……”

“伸出舌头来让我瞧瞧！”

我就伸出舌头来。

“说‘啊’！”

我就说：“啊——”

“没错儿，”怪老头儿点点头说，“肚子里有虫子，还不少呢。跟我来吧！”

我跟着怪老头儿走，一边说：“您可别给我吃药了，我妈说，再吃，就该把我毒死了！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给人家吃药算什么本事呀？我用特别疗法！”

原来怪老头儿住的地方离我们家挺近。他指着那边一座小平房说：“这就是我家！”

我看了一眼，忽然有点儿糊涂。小平房在路旁一块空地上，靠着两棵大杨树。昨天下午放学，我还在这儿爬树来着，这儿根本就没有这座房子！

“怎么不走啊？”怪老头儿转过脸来问我。

“这地方……这地方没房子！我天天上学从这儿过……”

“没房子，这是什么呀？”怪老头儿说。

“我是说，原先没有！”

“原先什么都没有。”他指指前头，“原先有那座大楼吗？原先有这条马路吗？”

跟这个老爷爷就是说不清楚。

怪老头儿说：“我今天早晨才搬来的，不行啊？”

“当然行。可是……连房子一起搬来的？”

“不搬不成啊！要在那地方修马路。我这个老头儿最听话，让我拆迁，我把房子叠巴叠巴就搬来了。”

“把房子叠起来？”

怪老头儿一边咳嗽一边说：“都把我气咳嗽了！跟你们小孩子说话真费劲。你们老师教你们，多累得慌啊，要叫我，才不给你们当老师呢！跟我进屋，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！”

怪老头儿走到小房子前头，从上衣兜儿里掏出一把钥匙，把门上的大铁锁打开，走进去。我也随后跟进去。

他关好门，走到一个紫红色的、很敦实的大方桌前，伸出一条胳膊说：“好好瞧着！”

说着，伸出手，往桌面上“啪”地一拍。

这一拍，桌子忽然垮下去，成了扁扁的一片，贴在地上。他弯下腰，跟揭一张纸似的把那片紫红色的东西揭起来，然后像叠一份旧报纸一样把桌子叠成一小块儿，揣进衣袋里。

我看傻了。他可满不在乎，又把那叠起来的纸掏出来，抖开，往地上一撂。还是那张方桌子，摆在原来的地方！

我愣了好半天，这才走上去，用手按按那张桌子，又用指头弹弹桌面。桌子纹丝不动，桌面当当响。



“多好的红木！”老头儿得意地说，“现在你到哪儿买这么好的八仙桌去！”

那么说，“把房子叠巴叠巴”，就是把房子也这么“啪”地一拍，拍成扁片片，叠起来……

“我常把房子叠起来揣在怀里。”怪老头儿说，“这么着，出门儿放心。”  
还真是这样一回事！

怪老头儿搬过一张小板凳，踩上去，把挂在房梁上的一个鸟笼子摘下来。那里头有两只漂亮的小鸟，正嘀溜嘀溜地唱着歌。

“你敢不敢吃鸟儿？”怪老头儿问我。

“吃鸟儿是野蛮的，”我说，“鸟儿对人类有益处。”

“有什么益处？”

“它们吃害虫！”

“关在笼子里，它们怎么吃害虫？我还得天天喂它们，怪麻烦的。你吃下去，让它们在您肚子里消灭害虫多好！”

“活吃啊？”

“多明白呀！煮熟了吃，它们还能捉害虫吗？”

怪老头儿打开鸟笼上的小门，抓出一只鸟儿就往我嘴上送。我急了，想逃，可是怪老头儿放下鸟笼，一把揪住我的领子，硬把小鸟塞进我嘴里。我一喊，小鸟儿就下去了。

“你们小孩子就是这样子——治病啊，打针哪什么的，都不乐意，都得硬逼着才干！给你们当爸爸妈妈，多麻烦。要叫我，才不给你们当爸爸妈妈呢！”

怪老头儿一边说，一边把第二只小鸟也弄进我肚子里去了。我吓坏了，呆呆地站在地上，觉得那两只小鸟在我肚子里飞。接下来我的肚子疼得更厉害，我“哎哟哎哟”地叫起来。

怪老头儿说：“没事儿，都这样儿！好比打针，扎的时候特别疼，扎

完了，病就好了。你要是老怕疼，肚子就好不了。”

疼了一会儿，果然不疼了。

“我怎么说来着？一点儿也不疼了吧？”怪老头儿摇头晃脑，很得意地说。

“可是……它们怎么出来？”

“你说小鸟儿啊？必定是虫儿还没吃光。吃光了，你彻底好了，它们自己就飞出来啦！”

“我是说，它们从哪儿出来。”

“这就看它们高兴了。也许还从嘴里飞出来，也许是在你上厕所的时候。再不就是，它们啄个洞飞出来——没关系，很小的洞！”

我喊起来：“那可不成！多小也不成！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这种可能性不大。它们心地善良，不好意思把人家肚皮咬个窟窿。不过，要是肚子里的虫儿吃光了，它们又一时不想出来——你知道，外头污染太厉害，它们不乐意出来让烟熏，还有些坏小子总拿气枪打它们——那可就麻烦点儿了。也没准儿它们饿极了，乱啄一气。”

“那可怎么办？”

“没事儿！两天以后还不出来，你每天吃点儿虫子，最好是活虫子。”

“吃活虫子？”

“再不，小米也成。生小米，用清水泡泡，像吞药似地吞下去。一天三次，每次 1000 粒儿。”

我妈妈的粮柜里倒是有半口袋小米。不管怎么说，肚子不疼了，麻烦点儿就麻烦点儿吧！



我谢过老爷爷，回家了。

第二天早晨上课的时候，两只小鸟忽然嘀溜嘀溜地唱起歌儿来。我吓坏了，赶紧朝四周看。还好，同学们都把头扭向窗户，盯着窗外那棵老槐树。吴老师也停下来，朝窗外看。她侧耳听了一会儿，轻轻地说：“多好听啊……我一下子想起小时候来了。那时候咱们这儿有好多树，有好多鸟儿唱歌……”

只有我的同桌李明没往外看。他偷偷朝我挤挤眼睛，小声说：“你可骗不了我！”

他把手伸到我书桌里摸索了一阵子，接着，又挨个儿翻我的衣袋。“真怪！”最后，他使劲地挠了挠头。





## 我的“代表”

我一放学，我妈就把我关在屋子里。写作业没得说，应该的，可是写完作业还不准出去玩儿，要念妈妈给我借来的一大叠《数学公式大全》、《报考初中 1000 题》什么什么的，这可就有点儿让人受不了了！

偏我妈还抓得特别紧，她在厨房里忙着做饭，也要每隔几分钟就推开我的门，探头看看。要是见我坐着不动，我妈就笑得满脸开花：“我儿子真乖！”

如果碰巧儿我在地板上打醉拳，我妈就不管我作业做完了没有，眼珠子一下子瞪得溜圆，眉毛也立起来了：“怎么回事！肉皮子又痒痒了，是吧？”

这话很不友好。更糟的是，随着这话，我妈多半还要采取一点儿不友好的行动，好让我肉皮子不那么痒痒。

这一天我做完作业，偷偷翻着一张借来的《童话报》，正好看见一个五年级同学给“咬耳朵姐姐”写的信，上头说：

我总想把一切事情做完之后，出去玩一会儿。但爸爸妈妈老看着我，逼我做功课。

我一看到这儿就乐了，怎么她爸爸妈妈，跟我爸我妈一个样儿？